



# 中國的宗教與現代化

孫志文著

楊祖媛譯

## 引言

要以一篇短文對本題目作一公正的評論是不可能的。這裏只能選幾方面來討論。同時，本文的議論也肯定受我個人的經驗及印象所影響。

我故意不討論中國的「宗教」與「現代化」的概念。因為在談論過程中，這些問題自然會帶出來。我寧願引述一些中國當權者或在某方面有代表性的朋友的說話。這些引言可能突出其中一些問題或事件，從而顯出我們討論的焦點。

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堅持，改革可以完全不觸及社會與文化，卻仍能帶來經濟效益，使

中國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擠身於現代世界中，而不必犧牲其重要且純正的意識形態。（註一）

不過我那些在社會科學院及重點大學當研究員或顧問的朋友，卻未必有這樣樂觀的態度。經濟改革不斷侵蝕傳統文化中的倫理價值觀，科技與文化知識分割的現象亦使他們感到困擾和沮喪。他們強烈抨擊今日的教育制度，無論對中國文化的歷史或西方文化的現況，都欠缺實質的介紹。

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一位領導教授似乎得出了一個結論：基督教是少數宗教中——假如不是唯一的——與現代科學沒有衝突的。

一位在當代中國學術界相當著名的青年學者，

出版了他的中西文化史比較研究的成果。他認為中國現代問題的根源，可能是缺乏一個宇宙性及絕對原則（「絕對」的神）。中國人文主義是基於人的知識，缺乏或不接受一個絕對而理性的神的觀念，因而妨礙中國人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難以發展現代科學，釐定客觀的法律制度，無法使人都得到公平待遇、合理交易、以及充分重視人權。（註二）

一位在北京某著名大學教授西方文化史的中國教授曾與學生討論聖經，他的課程有幾百位學生參加；他個人出版的聖經故事，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內，即售出九十萬冊。一位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成員最近往德國作短暫探訪，回國後與我傾談時透露：「今日中國最迫切需要的是宗教。」

## 現代化與社會主義

使外國人異常震驚的是黨在國內所擁有的權力，每一個工作單位——政府、軍隊、教育與學術機構、傳媒、工廠、鄉村……都有各自的黨書記。不論

他是否有能力擔當該職位，總之沒有他在場，重要事情不能決定。人民在人民共和國內只能是黨的順服者。

大眾傳媒（報紙、電台、電視）緊緊跟隨着黨的路線走。他們的工作只是說服中國人及國際團體，指出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前途一片光明，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將會超越資本主義世界。（註三）現代化基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的觀點，將利用西方的科技達至其本身的社會與文化目標。

傳媒必須避免批判性的言論。「在中國，報紙的出版必須聽黨書記的指示。好消息將大事宣傳，讓人人知道，而壞消息將被封鎖及禁止。」（註四）鄧小平的原則是「實事求是」，可惜在報導他這句話時，卻只是輕描淡寫，並未慎重其事。「壞」的事實常常沒有報導，如果傳媒須面對這件事的話，則必須先把壞事的刺拔去才可。去年發生的一宗例子，就是民事部報導華東水災的死亡數字：官方稱直至八月底為止只有約二千三百人。（註五）但根

據洪澇區探訪者（中國人或外國人）的報導，單單在安徽一省的死亡人數已超過這數目。假如事實都是模糊不清，中國的現代化又怎會有成就呢？

過去四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最少在某些地區及一些部門有所改進，相信主要是由於自由經濟政策的實踐及中國人本身的天賦才能。但過去四十年來，中國亦不斷出現革命與反革命運動，包括：黨與政府之間的角力，鎮壓知識份子，（註六）打擊「反革命」罪犯，全國進行灌輸教條式的共產主義思想，結果造成了龐大的流血時期。（註七）在那難以控制的十年動亂中，這個共和國以黨的理想和利益為大前提，而未能以人民的福祉及利益為依歸。

對於如何達至現代化，中國並沒有發展出一套完善的觀念，黨及政府的政策仍在爭論着有關於致中國現代化的「正確」社會主義道路。結果是走了許多曲折道路，未能為將來創出任何遠景。

七十年代後期，鄧小平宣佈實施更大的開放政策，這是一個「既是亦非的進程」。私人企業與「

承包制」直至八十年代後期仍多是一個口號。其實沒有承包制及私人企業，黨會感到更安全，更容易保存自己的權力與控制。如果社會不同部門的工作缺乏獨立及負責，而以強而有力的宣傳機器補足，則只會造成一般人民對工作的冷漠及懶散。

談到工作單位，每個成年公民（達到工作年齡）將被分配到一個工作單位內，自此他與家人便終身屬於這個單位。即使所分配到的單位並不理想，沒有挑戰性或根本不符合其教育背景或個人興趣，要轉往另一個單位並不容易。學生在畢業後即被分配到一個工作單位，他們可能學非所用。一九八九年六月前數年，學生不但獲准而且受到鼓勵前往找尋適合自己的工作；可惜，八九年後這種做法已經取消。這政策改變的理由是明顯的。

除此，司法制度也由黨督導，他們既是立法者又是釋法者。在這套司法制度內，人權並未受到充份重視，裙帶關係及貪污卻處處可見，（註八）結果是令至很多人都渴望往外國去。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教育制度。自一九七八年以來，高等與職業培訓教育學校的數目有實質的增長。中國科學院的一百二十個研究組織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三十五個研究所，在教育學術研究上正扮演着領導角色。（註九）可惜，今日的教育制度卻被許多問題所困擾。財政與培育人手的短缺已面臨危險的地步，尤其是全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仍居住在落後的鄉村裏。其實真正危害教育制度的，該是人們對教育的漠視，這也是中國在推行現代化過程中的致命傷。以下是一些有關中國教育狀況的摘錄：

對教育的漠視會產生嚴重的不良後果，比人口失控更嚴重……國家的強迫教育制度規定每個孩子必須接受九年教育。可是全國只有百分之六十的孩子有機會完成六年小學教育……約有百分之七十的教師是不夠資格的。全國各地共有三至四億文盲。據《工人日報》報導……本地官員屢屢濫用有限的教育經費，去建設自己的辦公室或購買名貴汽車……知識份子的收入非常低微。今日一位教

授的收入常會比一個小販更低，甚至比五零年代的薪水更少，多年來他們的薪金沒有獲得調整。據一些在人大及政協會議工作的人說，這些問題的癥結，是政府對教育的無知及漠視所致。（註十）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高等教育一直被內部制度的不平衡所影響，尤其是在文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以及工程學系方面。前面提到的曲折道路病症，也發生在這裏，有時情況還相當嚴重。文革期間，某些文科（哲學、歷史）及社會學科（社會學、法律、政治學），在正規課程內完全消失。自一九八九年始，全國著名大學的所有新生必須在軍校接受一年的軍訓。（註十一）

落後陳舊的教育方式、課程設計、教科書及教師所用的資料也直接影響教育。有些哲學、經濟、法律及其他社會科學的課程，仍然依循着五零年代的規則、解釋及資料，完全忽視世界及本國在過去幾十年來的極大轉變。中國文學課程常常重覆小學及中學的教材。（註十二）哲學系往往是大學中，

最沉悶最沒有吸引力的科目。哲學研究受制於國家思想，並未享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哲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分開，在中國已成爲一種規則。（註十三）

由於全國只有百分之五的中學生有機會進入國家大學或專科學院升學，學生競爭的劇烈可想而知，許多學生讀書的唯一目的就是考取大學。（註十四）不少學校教學課程及科目安排的重心點只爲了配合大學入學試，大部分學生都經常生活在重壓下。不斷上升的輟學率，直接危害國家的教育政策。許多教師因爲不能再忍受這種令人沮喪的環境而轉行做其他工作。（註十五）

上述問題正顯露出學生與教師在目前的經濟與政治氣候中所遇到的困苦。社會科學家于務津（譯音）論及個人與中國社會整體的關係時，他同時批評傳統及今日的傾向，即兩者都把重點放在整體的建設而忽略個人的利益上，要求個人無條件的爲階級、爲社會組織、尤其爲國家服務。唯有最傑出的人物才受尊重，一般「老百姓」不算什麼。（註十

六）這關鍵是在於對人的觀念，最終是一個倫理問題。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宗教尤其基督宗教近年來特別受歡迎。

## 宗教與現代化

### 中國文化史與宗教

J.J.M. de Groot說中國的三大宗教（道教、佛教、儒教）是來自同一根源的三個支派，在史前經已存在。這個根源是宇宙宗教，de Groot認爲這就是中國唯一的真宗教。道教在中國三大宗教中是最古老及影響最深遠的。但是，到了漢朝，儒家思想（國家道統）取得優勢，它設法摧毀佛教活動，防止道教發展成爲國家首要的宗教。（註十七）

中國人並不承認一位超越宇宙之神。一個創造天地萬物之神在他們的宗教中是不存在的，他們認爲天地萬物的創造只是周而復始的自然現象。在這種制度下，自然之神是受到尊敬的；但亦相信魔鬼

及其他各類邪神仍然威脅着人類。對祖宗的崇敬在中國社會中一直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對祖宗的崇敬，被認為是中國人宗教倫理生活的支柱。

宗教在中國是一種家庭事務，並不是教條制度。沒有一種中國宗教發展成一套信仰，家庭宗教是首要的，而個人宗教則是次要的。這種家庭宗教深深栽植在中國社會及文化中，締造出中國人的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裏，很難找到宗教、哲學或其他文化因素之間的嚴格區分。（註十八）

最關鍵性的一點，就是漢朝取了儒家思想作為正統治國之本。儒家的國家祭禮演變成中國的主要傳統。自此，儒家思想被視為真正的中國宗教，這宗教基於儒家經典，混雜着非常複雜的祭祖禮俗，由君王代表全國人民，按照時令向天地之神奉獻祭禮。這種國家宗教團結了中國很多個世紀。Groot認為這種道統產生了帝王的絕對權威，也使中國的宇宙宗教變成爲最教條化的宗教制度，壓迫着所有其他「偽」教義的擁護者。（註十九）

面對現代化的挑戰，下列具有批判性的觀點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楚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

——中國宗教（除國家道統外）一直未能在社會上扮演一個主要角色，亦無法挑戰國家的信念。統治者同時成爲「皇帝」與「教主」，政治與宗教從不分開，例如：宗教永遠依賴皇帝和他的大臣及文人學士的裁判與決定。

——許多傳統的自然主義現象是現代科學所不能接納的。

——由於中國家庭制度的突然轉變，祭祖傳統正在不斷減弱。

——共產黨的宗教政策對神的信仰及宗教效力是一個嚴重打擊。

——一九一一年以來，大陸的國家祭禮已完全消失。（註二十）

現在我們不妨以批判的眼光去看中國宗教的大概情況，並把妨礙現代化的因素指出來：

——中國一直沒有發展宗教哲學。宗教的正式解釋、

宗教禮節儀式、分辨宗教與迷信的權利都落在掌權者的手中（皇帝、大官、文人學士、共產黨等等……）。今日大陸的宗教情形，正反映出這種景象。

——宗教制度（宇宙宗教）是基於四季周而復始的循環，（註廿一）人永不能逃避自己的命運。現代人意識中的「進步」及「歷史」觀念，都不會在中國產生作用。遠古的聖王，是所有社會及文化成就的典範。

——人類作為宇宙的一部份，對宇宙不能保持一個合理的距離，中國人的世界觀與相信宇宙經由一位理性創造者所創造的觀念是互不相容的。（註廿二）中國無法制定一個客觀而普遍的宇宙律。雖然中國過去在科技上有卓越的成就，但今日卻沒有發現並釐定任何科學性的法規。（註廿三）

——中國從未嘗試把政治與宗教分開，宗教自由或其他與人權有關的問題並不是當權者所關注的。

這大概是共黨統治集團強烈反對西方人權觀念的背後現象。

——中國道統思想建基於儒學經典，只有受過高深教育的人才能獲得經典知識；一般平民對正統宗教缺乏深入理解，於是便轉向民間宗教及迷信。

——中國道統思想控制着教育，左右歷史的正確解釋，阻礙嘗試建立另一種現代世界觀，因此無法達成西方觀念中的啓蒙作用。（註廿四）

### 宗教與社會主義制度

近幾年來，這題目曾在不少刊物中討論過，本文只選其中幾點提出討論。宗教自由是共產政府宣傳的。但自由究竟是什麼？宗教又是什麼？則由黨去決定。只要各宗教仍按照政府與黨的指示，他們可在特定的規限內活動。宗教的主要工作是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任何東西超過這範圍將會被切除。我們西方所理解的宗教自由，在今日的中國並

不存在。(註廿五)一九四九年以來，各宗教一直爲自己的生存掙扎，到今天信徒依然受到社會各階層某種程度的歧視。文革結束時，大家總以爲一切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已全部消滅，當宗教自由再次大聲重申時，無數的信徒從「地下」浮現出來，使黨員大爲震驚，政府立即重整「愛國會」，檢查各宗教的發展情況。地下活動是不合法的，可被視爲「反革命份子」一樣處理。一九八九年以來，曾大舉搜捕地下教會(天主教與基督敎)。可是，政府與黨盡力壓制宗教活動或消滅教會某部份人士的措施，卻造成更強烈的反抗。

中國的宗教信徒們在爲自己的生存掙扎着，因此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顧及神學反省等問題。五零年代，曾有人嘗試把神學結合於環境，可惜又因文化大革命而完全停頓，(註廿六)對於如何回應社會主義制度挑戰的反省並未有發展。正當社會主義被舉世拼棄時，卻曾有某些人努力尋求與中國目前政制當權者交談。

提到大陸的合一運動，並沒有出現任何顯著的跡象，個別的宗教已有足夠的困難要面對，加上中國交通極不方便，最重要的還是黨和政府對這種事情毫無興趣。

### 天主教徒與現代化

中國天主教徒一般來說都是忠誠公民，他們正如其他公民一樣盡忠職守，爲國家現代化的目標而工作。他們曾經在最困難的時候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尤其是在文革期間，他們以自己堅強的信德幫助了許多人。今日大陸的天主教徒不但完全爲人接納，且受到同胞的尊重。天主教是中國政府認可的五大宗教(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敎)之一。由於中國天主教被迫與羅馬分離，在一些非基督徒眼中的地位反而提高，可惜在天主教內部卻產生了強烈的分歧。

大陸天主教徒應該得到最高的榮譽，因爲他們透過四十年來對基督的忠誠，使天主教更接近中國



老百姓。有很多實例顯示天主教信友不斷發展成長。他們的共融生活及宗教服務使非信徒產生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共黨對天主教會的衝擊使教會在中國更負盛名，且使非基督徒對這個特別的宗教產生興趣。

天主教徒仍為許多困難所折磨。雖然信徒人數比一九四九年時增加了兩倍，（註廿七）但在全國人口比例中卻是微不足道的。公開教會的成員也受到政府規例的限制，宗教團體活動只能在政府認可的教堂內舉行，而他們的活動仍受到圈限及審查。公開教堂內舉行的仍多為拉丁彌撒，向外傳福音的機會很少，只限於鄉村及政府控制較鬆的地方。

天主教教育在中國幾乎不存在。為青少年舉辦的宗教課程少之又少。大部份信徒家長不覺得自己有責任把宗教信仰傳授給子女。年青人在學校裡只聽到一些反對宗教的口號。實際上中國並沒有宗教著作；無論是神學、聖經或日常經文冊子，都沒有介紹宗教與社會主義、宗教與現代化、信仰與科學等問題。天主教知識份子能應付這些問題的多是年

長者，而他們的人數則越來越少。

目前中國的神父大部份在六十歲以上，他們的工作非常值得敬佩，但他們的訓導卻多為梵二前的思想，只有很少數的年青神父及修士接受到當代神學的訓練，但其中有一些（尤其是不公開教會神職人士）只受了最基本的哲學及神學知識，青年修士有大專學位的是絕無僅有。

天主教徒的生活是相當困難的，他們大多在星期日要上班，參與主日彌撒必須付出額外的犧牲。與外教通婚更是一個負累，尤其是夫妻一方是黨員。政府嚴厲執行「一胎政策」，加上離婚和墮胎現象十分普遍，使信徒難以抉擇。

總之，許多天主教徒的生活是勇敢的，他們在最困難的時間保存了自己的信仰。可是這個被圈限的教會還未能提升到深入中國社會的地步，亦未能現代化的過程中為國家提供實質的貢獻。不少非天主教學生以及其他青年知識份子，被天主教會所吸引，他們參與公開教會的彌撒（他們沒有門路去

參與地下教會彌撒），可惜常帶着失望的心情離開教堂：一方面是由於拉丁文彌撒，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彌撒中的講道（如果有的話），不能使他們產生共鳴。中國教會還未準備就緒，去與那些在迅速轉變的社會中感到不安的人展開有成果的交談。

## 今日中國最迫切需要的是宗教

教會（天主教與基督教）已為中國對基督信仰產生新的認識而鋪了路。同時亦有另一股力量正在興起，這股力量似乎更有效吸引中國社會大眾去進入基督徒的思想及經驗中。

社會主義試驗在中國受到痛苦的教訓。十年文革以至八九年六四事件，足以使中國人清楚了解他們國家的未來方向，亦明白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局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詞只是多種「主義」混合名稱而已。社會主義在世界其他地方已成過去，「中國特色」（國家正統思想）仍未能使中國在真正現代化中站穩腳步。（註廿八）

現代化問題倒使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質問中國在現代世界中的身份：「為什麼西方國家能夠處理現代化問題，並能迅速地向前推進，而中國對於實行現代化似乎無能為力？在我們的文化結構中，到底是什麼阻礙現代思想？我們缺少哪些為積極推進現代化所必需的因素？」（註廿九）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被認為是拯救中國脫離封建制度的救主，是中國現代化的支柱。受了西方十九世紀思想的影響，宗教被視為中世紀黑暗時代的遺物。到現在，賽先生和德先生已經七十歲了，他們獲得什麼成就？

當社會主義與無神論的口號在世界其他各地開始衰退時，許多中國知識份子開始發現宗教在西方基督徒世界中，有無限的精神與知識的力量，這股力量是引領許多運動達至現代化的關鍵。（註三十）他們開始明白到，即使現代科學和民主也一樣與宗教信仰緊密地連接着的，他們將相信一位理性的神、

宇宙的創造者、人類歷史中的最高主宰。

最近與一位在北京最著名的青年黨校工作的年輕講師談話中，他問我說：「爲什麼宗教在西方現代化歷史過程中如此重要？」結果這位年輕人自己回答這個問題：「我開始閱讀聖經。」今年七月初，我參加北京一個國際性會議，主題是：「儒家思想與基督宗教」。我驚奇地看到許多真正對基督信仰及價值觀有興趣的中國年輕教授。

中國大陸正颯起了一股新的精神醒覺，就是對宗教的新理解及真誠的欣賞。基督信仰吸引了絕大部份對宗教有興趣的人，許多學者在基督啓示及教訓的光照下從事研究和討論，主題包括：神與人的觀念，人性尊嚴與人權，基督信仰與人類學，基督徒對未來的希望與方向，基督信仰與普世性（博愛、宇宙律），基督信仰與終極關懷，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復興，（註卅一）基督信仰與政治，基督信仰與現代意識形態。

上述討論題目可說已蘊含着今日「現代化」現

象中的要素。許多有心的中國人開始明白到，宗教尤其是基督（啓示）宗教，是推動德先生與賽先生向前活動的力量，也是現代化過程中克服中國國家道統，以及推動中國文化復興最有效的工具。在反省本文所討論過的問題與困難後，我們無法不同意上述那位教授所說的：「今日中國最迫切需要的是宗教。」

（附註見第四十八至五十頁）